

推薦序（二）

縱解橫剖西班牙的身體與靈魂

張淑英（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兼校長室特別顧問、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）

希臘時期的史地學家史特拉博（Strabo，約西元前六十四至西元二十四年）在他著名的十七冊《地理學》中，第三冊獻給伊比利半島，他描述伊比利半島的幅員像一塊側身撐開的牛皮。閱讀約翰·克勞（John A. Crow）的《西班牙的靈魂》像在看「庖丁解牛」，看他如利刃的筆力游刃有餘，縱切橫剖西班牙的骨骼與肌理、體與靈、魂與肉、血與髓；也像醫師在診斷把脈，柔軟溫和的指尖檢視西班牙的任督二脈，以及她的悸動與呼吸。我相信只有像克勞這樣的學者，才有可能如此愛深責切，認識那麼深、批判那麼真，針砭她無可救藥的習性，卻執迷不悔地愛她的靈性。

約翰·克勞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間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，彼時正是西班牙詩人羅卡在哥大進修一年的日子，完成《詩人在紐約》的超現實主義詩集。克勞在馬德里攻讀博士學位時，再度與羅卡相遇於「學生書苑」（Residencia de Estudiantes）。西班牙第二共和時期（一九三一至三

九年)，他在一九三三年於馬德里大學完成博士學位，博論是《英國浪漫主義者所見的西班牙》。克勞與羅卡結緣是開展他西語文化研究大樹大林的枝椏；羅卡慘遭殺害、成為內戰亡魂的悲劇是他嚴判西班牙的鐵證——西班牙總以「一種荒謬的衝動，擺脫她最有潛力的知識分子」；一九三七至七四年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、兩度擔任系主任的教研學涯是豐厚他長期深耕的養分；時而回到西班牙，接觸人群，親炙她的泥土，嗅聞她的味道，感受她的脈動，體驗她的變與不變，跟著時代的腳步訴說西班牙，讓他這部於一九六三年完成的著作，截至一九八五年一版再版，迄今依然讓學界和普羅大眾認為是認識西班牙的極佳典範。不惟如此，綜觀西班牙的本體仍難以透視這個民族的容顏與內在，克勞在一九四六年出版、更膾炙人口的著作《拉丁美洲的史詩》(*The Epic of Latin America*)，橫跨地平線另一端，審視西班牙殖民近四個世紀的新大陸，以去歐洲中心化的視界，環視拉美殖民與後殖民的蛻變，讓他這本《西班牙的靈魂》穿越時空，益見鞭辟入裡。

克勞在《西班牙的靈魂》裡，猶如效法十九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人「壯遊」(Grand Tour)南歐的旅程，跨世紀漫遊西班牙歷史的進程，字裡行間闡述的內容多元，涵蓋歷史、文學、藝術、建築、宗教、政治及族群。他的筆觸夾議夾敘，時而學術，時而散論；時而引經據典、旁徵博引(西文作品、英美各家譯作、學術論述交互運用)，時而信手捻來、放諸四海，個人辯證思索穿插佐證，猶如課堂講演侃侃而談。他將古典和民間文學交錯並置，尤其西班牙中世紀的文學、故事詩及民間歌謠。長期以來，少見像克勞這樣的學者如此深刻的描述與讚頌。

克勞的原著以西班牙的根與花為標題，解讀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宿命與民族性：眼見已腐朽的根，卻繁花燦爛；花朵凋零枯枝敗葉當兒，卻見莖上綠芽盎然新出。歷史縱軸上，克勞勾勒西班牙這塊牛皮從遠溯希臘、迦太基的時代紮營奠基，歷經羅馬帝國的盛衰、兩個世紀的西哥德統御、八個世紀穆斯林的輝煌與驅逐、天主教國王的大一統與新大陸殖民、哈布斯堡王朝、波旁王朝的世代更替；從黃金世紀到殖民帝國衰頹、拿破崙入侵、二十世紀初的分崩離析、第二共和的不共不和，到鬪牆之禍的內戰，直至佛朗哥獨裁近四十年。開放的明君無法代代接力，閉鎖的昏君卻是多而綿延。眼看她起高樓，眼看她宴賓客，眼看她樓塌了。克勞讚許，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像西班牙一樣，在一四九二年有限的時間內，同時發生多件劃時代的關鍵事件；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某個時刻，擁有像西班牙這樣無限的潛力和活力。但是，他也洞悉，在歷史的關鍵時刻，啟蒙運動時的西班牙沒有被啟蒙，法國大革命時沒有被影響改革，經歷工業革命卻未工業化的停滯。她像一座大山，對人類巨大的衝動可以無動於衷，依然屹立不搖，生存在她的記憶，她的老靈魂裡。弔詭的是，她的弱點常常是成就她的偉大的所在。

橫軸再看這隻奔放的鬥牛另一張臉：現代西方沒有一個國家像西班牙一樣，經過三教(猶太教、伊斯蘭、天主教)九流(殖民地擴及拉美和遠東)的洗禮、衝突與融合，造就她的豐富與多彩多姿；未經琢磨訓練的西班牙人，卻能創造出偉大的藝文，並且始終擁有難以摧毀的深刻尊嚴和力量。從這兒，我們看到了西班牙的本質：為了理想和意志堅持的吉訶德，騎著瘦弱駑鈍的驕辛難得(Rocinante)，穿越廣袤荒漠般的黃土地，疾呼他對國家的救贖。克勞在這本著作裡，無疑將西班牙文學的傳統與經典帶到一個至高無上的優勢位置。他在每一章節引用西班牙作家的作

品為註記，從中世紀的「智者」阿方索十世到二十世紀的小說家塞拉，作為他闡述剖析西班牙的佐證。每個引言的另一面，都是這些知識分子對西班牙最深沉的省思與真摯的愛。

克勞點出了西班牙幾個根深柢固的精髓與傳統，成就其煜煜輝赫的盛世，也導向她矛盾的悲情。首先是流浪漢文學。克勞刨根直言這是根植於西班牙早遠牧羊人的傳統，也源於猶太、摩爾人遷徙漂流的生活型態。這是今天我們依然可以在牧人值季節變換交替時，或是畜牧趕集、護衛著千隻羊群遊於市時看見的奇觀。流浪漢文學的萌芽以至臻於成熟，沒有在西班牙的文學史上斷裂過：從中世紀的故事詩、文藝復興、巴洛克時期的流浪漢小說的原型《小癩子》、《騙子外傳》、《古茲曼·阿發拉契》到巔峰作《吉訶德》，從玩世不恭、風流成性、四處獵豔的唐璜到奇情異想的吉訶德，從九八年代的在地旅行文學、書寫卡斯提亞的家國情懷到一九六〇年代的「說西班牙」(Contar España) 在地風土民情書寫的高峰，都是流浪的本質、旅行的實踐。西班牙作曲家馬金納·那羅(Pascual Marquina Narro)一九二三年所譜的西班牙進行曲《吉普賽西班牙》(España cañi)，該是描述這個流浪漢傳統最佳的寫照：

向來就是吉普賽，花朵的詩篇

眼中的火焰，點燃了熱情

這是我的西班牙，最勇猛的土地

吉普賽西班牙

克勞認為流浪漢的性格和文學「是非常人性化的抗議，是西班牙人存在痛苦的表现，是在世界和現實不斷向前流動之際，自我在矛盾中的視野」。這也呼應了西班牙史學家狄亞茲·布拉哈(Fernando Diaz-Plaja) 超越百萬銷售的《西班牙人與七原罪》(The Spaniard and the Seven Deadly Sins) 的剖析，西班牙不斷在實踐與反省、上下滾動的漩渦裡跳躍。

另一個西班牙的特點就是宗教的濡染覆被。西班牙從中世紀被征服與再征服的歷史中，從殖民帝國的征服與衰頹中，宣教永遠居於優先地位，是信仰的核心，也是維繫政經與統治的權杖，連帶幾世紀影響著新大陸千百族群的信仰。因此，文學裡，中世紀曼里奎的《祭父詞》，醒悟生命匆匆，推崇死後歸主榮耀的靈魂永恆；十七世紀聖女大德蘭和聖若望十字的神秘主義，力行靈修，體現與主心靈合一的狂喜；傑出的文人作家皈依成為神父修士的風潮，加上天主教引領了主政者治國的準繩，也影響了社會的氛圍與規範。迄今將宗教化為觀光，民俗節慶成為文化遺產的國家特色，牽動人民的愁緒、喜樂、魂與魄。

宗教的嚴謹紀律和流浪漢的隨遇而安，道出西班牙這個民族的矛盾與扞格，卻總能和諧又妥協。西班牙人以主之名卻又極致個人主義，不浪漫但極致感性，衝撞不可能的夢想。天主教的信仰，從宗教裁判所對人民行為與信仰的箝制，綿延幾世紀到內戰支持佛朗哥的力量。教會永遠處在一個絕對主宰，擁有不可思議的力量，至善中有極惡，既是實踐的信仰，也是靈魂的永恆。過去到現在，這頭行如鬥牛、思如其國花康乃馨的西班牙，天主教國王與卡洛斯帝王的明君盛世恐不再現，但卻塑造了塞萬提斯、哥雅、羅卡、畢卡索，高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

克勞這本著作寫到一九八四年的西班牙，是一個美麗的休止符，也是他在本書所謂「一腳踩在過去，一腳踩在空中，等待著未來」的西班牙的分水嶺。西班牙在一九八六年加入歐洲共同市場（今之歐盟），誓言成為歐洲的加州：陽光、大自然、海岸、觀光、士農工商、多種族群匯聚……希冀成為更富庶的「新西班牙」。我們且循著克勞的觀察與辯證來審視、比對後佛朗哥時期迄今四十五年來，由獨裁轉為君主立憲制的西班牙，審視加入歐盟迄今三十五年來，她的政經發展。後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已經不是克勞再回到西班牙所看到的情景。皇家學院肩負起全球二十三個西語研究學院領頭羊的責任，對西語的使用更具彈性、與時並進，更尊重各國用字的傳統與特色，以及性別平權的考量。政黨政策上，也立法通過轉型正義的「歷史記憶法」；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，佛朗哥的靈柩也已自烈士谷遷出。文化觀光更是引領西班牙經濟發展的烈焰，完整的配套策略吸引全球觀光客，永遠的數一數二。西班牙走過奧運，經歷世界博覽會的巡禮與挑戰，她雖已非哥倫布旗幟下的日不落國，但也脫離拿破崙睥睨口氣的「非洲從庇里牛斯山開始」的偏鄉。誠然，歷史上每一次的朝代興替動亂中，向來率先追求自治的加泰隆尼亞和巴斯克自治區如今依然激進騷動，持續考驗著西班牙人民的抉擇。這個智慧優於科學的民族，抱持死重於生的哲學的人民，她是否依然是巴洛克劇作家羅培·維加筆下的「西班牙，是她親生孩子的後母」，還是承襲祖先留下的諺語「不要放棄，繼續努力」的人民？我們左手握著克勞這本書，右手拿著我們的尺，繼續觀看西班牙這朵靈魂之花。

推薦序（三）

在「勝利之城」塞哥維亞，遇見西班牙

謝哲青（作家、知名節目主持人）

從馬德里中央車站，搭乘西班牙高速鐵道（Alta Velocidad Española，簡稱 AVE）三十五分鐘，或是 REGIONAL 區間列車，一路北上，約莫兩個小時，就能抵達位於伊比利半島梅塞塔高原中央地域，卡斯提亞—雷昂自治區（Castilla y León）塞哥維亞省的省會，古語中隱含有「勝利之城」的塞哥維亞（Segovia）。

早在拿那撒人耶穌誕生之前，塞哥維亞就以軍事要塞的形式，座落於瓜達拉馬山脈北麓。但真正讓它登上史冊，是發生於西元前八十至七十一年塞托里亞之戰（Sertorian War）。根據歷史學家李維（Titus Livius）的《羅馬史》（*Ab Urbe Condita*）記述，這是羅馬共和進入帝國體制之前，最重要的一次外省動亂。

伊比利半島的塞托里亞人，在這場曠日廢時的游擊戰中，充份展現刁鑽頑強的軍事力量，